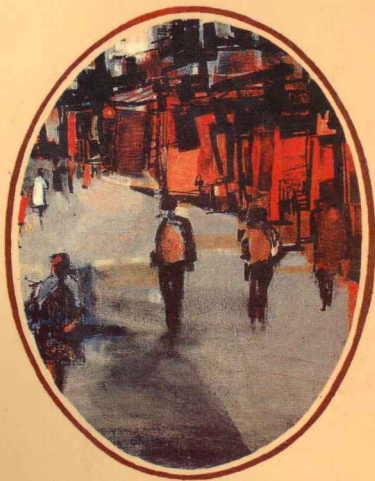


新寓言小说 经典小说选

柳鸣九主编

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社 长: 罗继长
总 编: 马森彪
责 编: 古卫宏

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

⑫

“新寓言”小说经典小说选

柳鸣九 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375 字数: 339千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长沙第1次印刷

印数: 1 5000册

ISBN7 5378 1476 7

I·1439 全套定价	软精188.00元	本册	软精13.00元
	精装246.00元		精装17.50元

本卷导论作者简介：

余中先，男，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学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世界文学》工作，副编审。译有克洛代尔《缎子鞋》、《城市》；萨冈《你好，忧愁》；贝克《猫孩》；萨洛特《金果》；贝克特《马龙之死》等。

目 录

“新寓言”小说导论.....	(1)
默默无闻的人.....	[法]尤瑟纳尔(10)
王佛脱险记.....	[法]尤瑟纳尔(109)
燕子圣母院.....	[法]尤瑟纳尔(121)
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	
.....	[法]图尔居埃(130)
圣诞老太太.....	[法]图尔居埃(137)
皮埃罗或袒的秘密	
.....	[法]图尔居埃(140)
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	
.....	[法]图尔居埃(154)
夜巡.....	[法]莫狄阿诺(165)
寻我记.....	[法]莫狄阿诺(253)
梦多.....	[法]勒·克莱齐奥(412)
偷越国境的人	
.....	[法]勒·克莱齐奥(465)

“新寓言”小说导论

余中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法国文坛上有那么几位作家崭露头角,风头正健,不仅连连获得各大文学奖,而且在读者中和批评界引起重大反响,他们中先有米歇尔·图尔尼埃,然后是帕特里克·莫狄阿诺和让-玛利-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尽管他们创作的题材、形式和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全都特别着力于在形象描绘中蕴含深邃的寓意,于是,他们在当代法国文坛上就有了“新寓言派”之美称。图尔尼埃本人在谈到有人把他和莫狄阿诺以及勒克莱齐奥视为特点颇为相似的“新寓言派”作家时,表示了以下的看法:“我同意并很乐意把我们归在一起,称我们为‘新寓言派’,我们这一流派,为首的可以说是尤瑟纳尔,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与于连·格拉克也可算上,当然包括莫狄阿诺与勒克莱齐奥。”^①如果按照图尔尼埃的说法,那么,由这样几员当代文坛骁将组成的“新寓言派”就足以形成一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强大阵容,形成一个备受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青睐的文学现象。

其实,说他们这几位为“新寓言派”并不是说他们就像超现

^① 引自柳鸣九《“铃兰空地”上的哲人——米歇尔·图尔尼埃印象记》,见《世界文学》1990年第1期,第219页。

实主义流派的作家那样有着共同的文学宣言、共同的文学创作活动；他们甚至也不像“新小说派”作家那样确实形成过一个文学小圈子。事实上，他们的文学创作俨然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不过，他们的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这么一种哲理寓意，或曰哲理倾向。

说到小说（戏剧等亦如此）的哲理寓意，不禁使人立即想起十八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哲理小说，同时也使人想起二十世纪萨特、加缪等哲人作家饱含丰富“存在”寓意的小说和剧本。《局外人》中的“这我无所谓”，《禁闭》中的“他人就是地狱”，《苍蝇》中悲壮、昂扬的“自我选择”——出走——无一不是涵义深远、哲理隽永的言行。不过，“新寓言派”作家作品中的哲理与前辈大师的哲理又有不同，他们不像萨特那样有一个统一的、贯穿于自己全部作品的存在主义哲学总体系，也不像加缪那样有一条由内在逻辑联系的、首尾相应的哲理脉络，他们笔下的哲理似乎没有系统可言。就以图尔尼埃为例，他的各部作品均在相当程度上刻意追求各自独有的某种寓意。在《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论》中，是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背道而驰的现代人难以抑止的向大自然的复归本性；在《桤木王》中，是人生与万物不可抗拒的命定性；在《鲁滨孙·克鲁索的结局》中，是万事皆变之天理；在《圣诞老太太》中，是玄妙而又实用的折中主义；在《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中，是人的超越本能与性的象征；在《皮埃罗或夜的秘密》中，是本体意识的醒悟……总之，他的每一本书的哲理核心都不同，每一篇作品都是一种重新开始，都有各自的新起点、新的寓意内核。

说到“新寓言派”的寓言家并不谋求建立某种主义或思想体

系,这一点在莫狄阿诺的作品似乎看得最清楚。寻找、查询、探求,这本是莫狄阿诺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说最常见的主题因素:在《星形广场》中,犹太人拉法埃尔从法国逃亡到以色列,为的是寻找一片安身之地;《夜巡》的主人公寻找他的真实身份;在《魔圈》中,主人公寻找自己四处漂流的犹太人父亲;《寻我记》更是一篇精采的追踪失落了的自我的佳作……不同作品的主人公或是找避难所,或是找自己的往昔,或是找自己的亲人,可以说,他们在寻找的正是人物生存的根基、依托和支点,莫狄阿诺所触及到的正是人们生活的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存的荒诞境遇。不过,正如以上所述,莫狄阿诺这样的小说家不是谋求建立思想体系与某种主义的哲学家,所以,当他面对着人类命定的、悲剧性的生存状况时,他没有“有所作为”的反抗,只有悲天悯人的伤感情怀;面对着荒诞的世界,他不像萨特、加缪等人那样追求存在的价值、进行自我选择,而是以某种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的存在的渺小、可怜、无奈、悲哀。这种渺小、可怜、无奈与悲哀,我们可以在《夜巡》中看到最典型的描绘:主人公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双重间谍可以凭借无数的来来往往、阴谋诡计、胡话谎言和各种杂技技巧来拖延时间,但总有一天必死无疑。”

然而,作为一个小说家而非哲学家,能用颇具“寓意”的笔触写出人的存在的渺小与可怜也就足矣。关键是,作为小说家,在形象地表现这一哲理寓意时要有艺术上的特点。在莫狄阿诺的小说中,往昔生存的回忆、消失了的自我、种种带本源性的往事陈迹往往显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需要有种种物证、人证(电话、约会、拜访、叙旧、故地重游,等等)来把它们从历史的尘埃中揭露出来。因此,莫狄阿诺的小说也即是“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和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

华》(直译即为《寻找失去的时间》)具有相同的主题意义。与莫狄阿诺相比,勒克莱齐奥更加注意把主人公放在与社会的对立面,而不是放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由此来体现主人公的自然“野性”与文明社会的理性的对立。与莫狄阿诺及勒克莱齐奥稍有不同的是,尤瑟纳尔和图尔尼埃更着笔于对历史题材的重新把握,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另外,从阅读经验来说,没有体系的寓意倒是更富有朦胧味和多方位的象征涵义,对“新寓言派”作品中寓意的分析也就有了更多的阐释可能。例如,对图尔尼埃《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中小姑娘登梯爬高看墙外风景这一情节,社会学家看出了妇女解放的寓意,心理学家看出了性的压抑,哲学家看到了超越的象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这篇作品的这一情节也确实提供了各种理解的可能。

除了哲理的“无系统”性和寓意的彼此“独立”的特殊性之外,“新寓言派”的小说作品的另一特点是对古代神话、传说、文学名著已写的题材进行再处理、再创造,以赋予作品以新的寓意。关于这一点,尤瑟纳尔说得很好:“我喜欢用历史来表达现实,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大问题,过去世纪中都存在,现代生活的许多危机,根子往往在上几个世纪。”图尔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境》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正好背道而驶,^①笛福笔下的礼拜五在鲁滨逊的教化下,从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而在图尔尼埃笔下,鲁滨逊在荒岛上逐步摆脱了文明的习性,并在礼拜五的帮助下彻底完成了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他

① 引自柳鸣九《我所见到的“不朽者”——(尤瑟纳尔研究)代序》,见《尤瑟纳尔研究》,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的另一部作品《桤木王》也是对歌德的叙事诗《桤木王》的一种颇具新意的仿作。《加斯帕、梅尔基奥尔与巴尔塔扎尔》根据《圣经》中三博士朝拜初生耶稣的故事改编,但是书中引入了第四位博士塔奥尔。《吉尔与贞德》以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与她的将领吉尔的事实为纲,穿插别的传说。

至于尤瑟纳尔,她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古罗马、中世纪的历史题材的重新把握。相对于别的作家来说,尤瑟纳尔较少写当代:《哈德良回忆录》是虚拟公元二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的自述;《苦练》写十六世纪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事迹;《东方奇观》则更是由一些古代异国的传奇所组成。尤瑟纳尔善于写古代,更善于使作品在古典的风格中蕴含隽永的哲理意味。在写古代和东方时,她不是故意在故纸堆里卖弄渊博的学识,也不是以猎奇的眼光去看待东方异乡,而是以研究与思考的态度去对待历史与异国。可以说,她在文化历史问题上具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或曰多元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她擅长从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文化体系中兼收并蓄,善于将那些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成分调和在一起。她的短篇《燕子圣母院》就是通过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巧妙地让原始泛神论的山林水泽仙女与天主教的圣母和平共处住在一起,相得益彰,“燕子”与“圣母院”的结合正是体现了她对人类不同文化体系汇总融合的理想。

格拉克代表作《西尔特沙岸》的读者也许能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地中海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小镇马里马使人想起中世纪的威尼斯,两国“柏拉图”式的战争令人联想起到二次大战初期英法对德宣而不战的“奇怪的战争”。其实,格拉克无意构思一部历史小说,她所追求的,是提炼一种“历史的精神”。

在“新寓言派”的小说作品中，从主题、人物到背景、插曲，各种艺术形象好像都具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象征寓意；主要人物性格、言行和主要情节的寓意自不待言，就连色彩、人名、地名等也都蕴含着某种涵义。

色彩的象征寓意是十分明晰的。最明显的例子当数图尔尼埃的《皮埃罗或夜的秘密》。在这部“童话寓言”般的短短作品中，炉火、面包、颜料、衣服等无不闪烁着色彩之光。面包师皮埃罗是黑夜的象征；洗衣女鸽依比是白天、阳光、白色的体现，她虽一时被如霓虹一样绚丽的油漆匠阿尔勒坎所迷惑，但阿尔勒坎的花花绿绿中毕竟没有黑色和白色这两种“本体”色，所以，在经历了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之后，涂在她身上的色彩褪去了，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夜的召唤，因为，黑夜自有其秘密，表面上黑漆漆的夜空实际上是蔚蓝色的，黑洞洞的烤炉是金黄色的。

人名的象征也是“新寓言派”作家惯用的手法之一。在图尔尼埃的短篇《愿乐观常在》中，天才的钢琴家拉斐尔·比多什（Bidoche），而在法语中，这是个很俗气的词，意思为“肉”。作者在小说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姓这样的姓的人还能成为钢琴演奏大师吗？”这位比多什迫于生计到夜总会给一个下流歌手伴奏，歌手姓博德吕什（Baudruche）。Baudruche 这个词原指用牛羊的大肠制成的气囊，似我国人所说的“猪尿泡”一类的物件，转义为夸夸其谈而无真才实学的人。比多什遇到博德吕什，还有什么好事吗？！在勒克莱齐奥笔下，漫游少年梦多不认识字，当那位教他识字的老汉写出他的名字后，少年郎在“MONDO”中看到是“有座大山”（M），“圆月高照”（O），“有人在向月牙儿问安”（ND），“最后还是一轮圆月”（O）。梦多无疑是“自然的精灵”的象征，即使在他的名字中，读者仍可看到大自然寓意深

邃的图解。

至于地名的象征寓意,恐怕也不难发现。莫狄阿诺的《寻我记》的中文直译应是《暗店街》,而暗店街这一地名在小说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在书尾。无名的主人公在巴黎一个又一个有名有号的大街小巷寻找了不知有多少回,虽然线索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缩小,但始终还是没有弄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还剩一次尝试,那就是去意大利的罗马找“暗店街2号”。要么,这将是主人公“我”的旧居,要么线索将最后断绝,大海中将不能再捞针。小说至此结束,留下种种疑团,其中之一便是:这暗店街2号存不存在(这整篇小说中先后提供的巴黎的街道地址全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罗马确实有一条暗店街,然而,即便它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从语言符号的寓意来说,这“街”上的“店”也全都是“暗”的,也就是说,不露真面目的。那么,对不熟悉罗马街道的读者来说,这街名(同时也是书名)的寓意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寻找到自我的最后那线希望是“暗淡”、“模糊”、“渺茫”(obscure “暗”这个形容词也正具有以上的含义)的,小说也只好写到此为止了。

“新寓言派”的小说作品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们的通俗易懂。尤瑟纳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的短篇尤其如此,这些故事简直像专门为小孩子写的童话,谁都能读懂内中的意思。如尤瑟纳尔《东方奇观》中的故事;勒克莱齐奥的《哈扎汗王国》、《梦多》以及《梦多和其他故事》中的许多篇;图尔尼埃的《皮埃罗或夜的秘密》、《圣诞老太太》等。图尔尼埃说的好:“我的作品愈写愈短,愈写愈简练,很多批评家都以为我是在为儿童写作,其实我不是专为儿童而写,但如果儿童也能看懂我的作品,我以为自

己就成功了。”^①也许童话的形式更能表达他们希望在淳朴的心灵中,在未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原始人的自然属性中看到的人类本性的东西。人越回归童年,越回归自然,人的天性恐怕也就越是可爱,人们之间也就越是能互通。

莫狄阿诺在故事形式的套用上倒是个例外,他的小说似乎喜欢套用侦探小说的模式。这固然与他的母亲是比利时人,他从小喜爱西默农有一定关系,但以比较大众化的侦探小说的形式来吸引读者,以便从中转达他想要表达的人生哲理,也不一定不是他的想法。

童话也好,侦探小说也好,“新寓言派”作品中所含的寓意往往是深刻的、多层次的,有时还是“反哲理”的。在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相当数量的作品中,有理智、有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成年人往往干出在“常人”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但在孩子看来却属“蠢举”的事。解释这一悖理的答案恐怕是:有理性的人干的是现代社会所认可的、赞许的、符合社会利益的事,但它们在追求“美好的理想”的少年主人公看来,则是难以理解的、与大自然的法则相违背的。

最后,要提一下于连·格拉克和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 1910—)是个老作家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在阿尔戈城堡》发表于1938年;1951年他撰文抨击滥设文学奖的现象,引起文坛极大反响。次年,他拒绝接受为他的小说《西尔特沙岸》颁发的龚古尔奖。《西尔特沙岸》取材于中古传说,

^① 引自柳鸣九《“铃兰空地”上的哲人——米歇尔·图尔尼埃印象记》,见《世界文学》1990年第1期第219页。

通过某海湾两敌对小国挑起战火的事由,表现人生境遇的不可思议性。他的其他主要作品有小说《阴郁的美男子》(1945)、《林中阳台》(1958)、《涓涓细流》(1976)、《城市影廓》(1985)、《七个小山丘》(1988),剧本《渔夫国王》(1949),诗集《大自由》(1946),短篇集《半岛》(1970)等。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并非讲述故事,而是以语言的魔力创造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奇异境界,因此,他极注意语言的雕琢,惯用象征、悬念等笔法,刻意渲染神秘的氛围,强调环境对人物感觉的导向作用。他的作品常有大段的对环境气氛细腻、精湛的描写,往往使读者产生一种恍惚不定的神秘感。

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Dominique Fernandez, 1929—)是大学教授、《快报》的文学评论员。著有文集《地中海,母亲》(1965)、《帕韦塞的失败》(1967)和《树至根》(1972)。1974年他以小说《波尔波里诺或那不勒斯的秘密》获美第契奖。小说描写两个世纪前那不勒斯作为歌剧、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之都时的盛况。1982年他又以《在天使手中》获得龚古尔奖。他的其他小说有《石头皮》(1959)、《给多拉的信》(1969)、《果戈理的孩子》(1971)等。

默默无闻的人

[法] 尤瑟纳尔

余中先

评述

作家作品简介：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 法国作家。她原姓克莱扬古尔, 出生于布鲁塞尔一富裕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她除了爱好文学, 博览群书以外, 还酷爱旅行, 青年时代便曾遍游欧美各地, 后来仍不停游历四方。她热爱地中海文化, 也崇尚东方文明, 丰富的阅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尤瑟纳尔是一位多才多艺又多产的女作家, 半个世纪以来, 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剧本、长短篇小说、散文和论文, 同时还翻译了不少希腊、英国作家的小说和美国黑人的圣歌。她的主要作品有: 诗歌《虚幻园地》(1919)、《众神未死》(1922)、《火》(1936); 小说《阿莱克西或徒劳的搏斗》(1929)、《新

欧律迪刻》(1931)、《一弹解千愁》(或译《致命的一击》)(1939)、《东方奇观》(1938)、《哈德良回忆录》(1951)、《苦炼》(或译《熔炼》)(1968);论文集《梦幻与命运》(1938)、《有待核实》(1962);回忆录《虔诚的回忆》(1974)、《北方档案》(1977);还有戏剧集两部和其他作品。《阿莱克西或徒劳的搏斗》写一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年和心爱女子结婚后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一弹解千愁》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爱情悲剧,把复杂的人性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来。《哈德良回忆录》通过罗马皇帝哈德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自我解剖,体现了作者对人类文明的思索。《苦炼》通过主人公炼金术士虚构的一生,反映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的看法,这部小说获得当年的费米娜奖。1980年,77岁的尤瑟纳尔入选法兰西学士院,成为三百多年来第一位女院士。

《王佛脱险记》赞颂了中国山水画非凡的艺术魅力。老画师王佛的技艺神奇无比,他所画的一切都比原物更真实。当他被迫进宫为皇帝作画时,他先画了大海,再画一艘小船,然后,他跳上小船,逃出宫殿,转瞬之间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

《燕子圣母院》所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信仰与文化问题。天主教會的泰拉皮翁修士对神话中的山林女神深恶痛绝,向她们施行围剿,最后终于把她们赶到一个山洞里,并在洞口造了一座圣母院把她们镇在洞内。但是,这时圣母来到这里为女神们求情,她把她们变成一群燕子藏在她的披风里带出洞,放她们飞到自由的天空,并让她们每年回来,在圣母院中垒窝栖身。

《默默无闻的人》中的主人公纳塔纳埃尔确实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的出生与死亡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无声无息不为世人知晓。他在意外事件中伤了情敌,不得不畏罪潜逃;他在远洋轮和军舰中干活,海难中成了唯一幸存者;荒岛的主人收养了

他，他也娶了主人的女儿，乐天知命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妻子却早早死了；他回到大城市认识了歌女萨拉依，等他们有了孩子时，他却发现老婆不仅偷窃，而且卖淫；他患了严重的肺病，但好心的克拉拉太太却救了她的命；他为恩人干活，替他们守护荒岛上的家产，当他再次独自一人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时，他已病入膏肓。回顾一生，他感到生活中终归是幸福多于痛苦。